

美國秘密勤務局

長篇故事



● 原著 / 波格門

● 翻譯 / 黃驥

● 出版 / 世界文物出版社

51
F-5-1
34

黃 驥 譯

美國秘密勤務局

世界文物出版社印行

每冊實價三〇元

原著者：波格

譯者：黃

格

封面：何

恭

出版者：世界文物出版社

臺北市重慶南路三段二七巷五號
郵政撥匯：三五五五號

總經銷：世界文物供應社

臺北市重慶南路三段二七巷五號
郵政撥匯：三五五五號

電話：
三三
五二
一一
八一
一一
〇九

印刷者：沈氏彩色印刷公司

電話：二七二三七六〇號

中華民國六十年九月初版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五月再版
新聞局出版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七五七號

美國祕密勤務局目錄

甘迺迪總統就職前幾場虛驚	一
任重道遠	一一
總統盛宴的安全措施	二一
每月一千五百封恐嚇信	三三
白宮的禮物和不速之客	四三
保護一位愛交際的總統	五三
保護杜魯門的獨生女跟老姐姐	七一
杜魯門總統遇刺記	七九
歷史上最偉大的保密傑作	八九
保護一位戎馬半生的總統	九九
嶄新的白宮裡的安全措施	一〇七
保護艾森豪的三大問題	一一三

查緝偽鈔記.....	一二三
一件重大而難破的偽鈔案.....	一二九
各種盜竊國家財富的罪犯.....	一三八
艾森豪總統住院記.....	一四六
艾克的環球旅行.....	一六三
尼克森——暗殺犯的夢中人.....	一八三
我所保護的最後一任總統——甘迺迪.....	一八九

甘迺迪總統就職前幾場虛驚

許多美國人都在電視螢光幕上比我先看到那嚇人的濃煙。它在波士頓的顧盛主教作總統宣誓前的祈禱時開始從經壇下裊裊上升。我在禮台上，正站在艾森豪總統和總統當選人甘迺迪後面，靜聽主教的禱詞。

秘密勤務局 (Secret Service) 的安全人員，在負責保護總統之際，即使在禱告時也不許低頭。所以在濃煙上升的時候，我的眼光正對着經壇前的人群。突然——也許是聞到煙火的氣味，也許是聽見下面人群中交頭接耳的聲音，也許是由於我的第六感，我把視線轉向經壇。當我看到那一股黑煙時，我的心幾乎停止了跳動。

到現在為止，很少人知道，那一股濃煙，幾乎成爲美國整個歷史上最大災難的前奏。作爲負責我前面兩位重要人物安全的美國秘密勤務局局長，我當時深知很可能釀成一場損失慘重的火災。

理由很簡單：禮台全部用木料築成，很容易着火。它和國會大廈相連，唯一的進出路，是一條自禮台通到大廈的四呎寬甬道。在主教祈禱之際，擁擠的禮台上，容納了一百多位男女賓客：新舊任兩位總統的夫人和家屬，大法官，外交使節團和甘迺迪的全體閣員，兩位副總統，兩院首

長，和藝術、工商業各界領袖，其他政府高級官員等等。萬一發生火災，火勢的蔓延一定極快：

現在我的腦子裡所想到的是，可能的火源，一定是在禮台底下長達幾哩的電線裡；無線電、電視、錄音、電話、和電力等等所用的電線，都先延放到台下，再穿到台上來和各種傳播用的電氣設備相連結，好讓美國人鉅細不遺的看見和聽到這個歷史性的盛典。電線的總匯，正好在經壇的前面。

秘密勤務局人員對於這些電線，會再三加以檢查。這種預防危害的檢查，是執行得很澈底的經常工作。最後一次總檢，是在禮台開始鋪地板以前十分鐘完成的，每一根電線檢查合格之後，我們還派安全人員在一旁警衛，禁止閒人玩弄。

縱然十分小心，結果還是出了毛病。審察那一股煙的種類和性質，我立刻判明那是由於電線發生短路。當然，重要的問題是，在什麼地方短路？我們能否在起火以前及時找到它的位置？

我的思想比現在說這件往事時要迅速萬倍，在看見那股煙的一秒鐘之內，我就示意站在經壇左近的一名安全人員，叫他通知我們為預防火災而配置在禮台上的消防人員。一名消防人員立刻手持滅火機，走到經壇旁邊。同時，我叫另一名安全人員去傳人尋覓發生短路的所在。

我的第一個衝動的反應是立刻出清禮台。有三次我想開始發出這樣的命令，但三次我都忍住

了。使我遲疑的是，這樣可能會導致重大的混亂。禮台上每個人都要通過國會大廈那扇單門，萬一發生聞警驚逃爭先恐後的情形，一定會引起重大的災禍。但另一方面，我還得衡量輕重，因為萬一禮台起火，而且火勢難遏，一定會發生更嚴重的災難。

由於我強迫自己不要採取行動，所以在濃煙繼續上升的那一段時間中，我心裡的緊張，幾乎達到無法忍受的地步。不過最後，經過最長的四分鐘之後，突然煙消霧散。真是微天之幸，一名消防人員像在大海裡撈針一樣的，總算在電線叢中找到了短路的那一根，切斷了它的電源。濃煙立即消散，而總統就職大典也得以照常進行。

危險過去以後，我突然感到非常困倦。比我一向經歷諸如此類的危機後所感到的還要疲憊得多。這種緊張，這種激動，原是我每天生活中的常事。現在我突然這樣疲乏，也許是由於我在秘密勤務局服務三十三年之後，真是實力已老。也許是由於身負每天二十四小時保護總統及其家屬的重任，實在令人疲於奔命。但當時我又想到，這也許是每一個選舉的夜晚到每一次就職大典之間所受到的種種壓力的累積的效應。作為秘密勤務局局長，我總是直接承受着這些壓力。

從甘迺迪參議員競選總統到他就職為止，這一段時期中真是充滿了困難和問題。依據法律，艾森豪總統在職之日，我們都要繼續盡全力保護他的安全。但同時，依據法律，自總統當選人確定會贏得選舉的那一秒鐘起，對於他本人及其家屬，也都要確盡安全保護之責。問題是在尼克森

和甘迺迪，誰能獲勝？

選舉之夜，兩位候選人的位置相隔極遠。尼克森先生住在西海岸，而甘迺迪參議員則住在考特角海尼斯港家中。這是說我必須在美國東西兩海岸，各配置一隊最幹練的安全人員，每隊十五人，在選舉事務所附近待命。

在選舉有結果之前，我們依法不能保護候選人。所以這兩個分遣隊，祇能駐留在儘可能靠近尼克森副總統和甘迺迪參議員住的地方待命。我自己在家裡目不轉睛的望着電視機，手頭放着一具和兩隊人馬直通的電話機。如果選舉情形「正常」，到午夜時分，我就可以讓他們知道，那一隊該保護總統當選人，那一隊該啓程邁返華盛頓了。

但那一夜，兩位候選人一直難分軒輊，到第二天一早，還分不出高低。但到清晨六時，我終於下達決心，打電話給住在離漢尼斯港四哩的一家汽車旅館裡的部屬。要他們：「立刻對總統當選人甘迺迪採取保護的措施。」

在加里福尼亞州，伊利諾州，和其他幾州的選票還沒有開出來，在許多權威人士還無法判定鹿死誰手之前，貿然作這樣的決定未免過於冒險。但我雅不願可能的當選人在獲勝的片刻得不到我們的保護，我不得不冒這個險。我不知道萬一判斷錯誤了後果如何，相信另一位候選人一定大為光火。這也是人情之常，未可厚非。我以為最好是修訂法律，容許我們自選舉日午夜起，直到

選舉揭曉為止，同時保護兩位候選人。這樣，兩方面都不會大傷感情了。

我們一開始保護甘迺迪全家，就發生了許多奇特和有趣的事，我留到以後再說。現在祇想談談新的第一家庭的生活中所發生的幾件典型的事，這些都是從未公佈的事實。從這些事故上面，不難看出秘密勤務局所處理的各種事故的重要性和多樣性。也不難說明為什麼我在總統就職大典之前的幾個月中，竟緊張得疲憊不堪。

甘迺迪家所遇到的許多危機中，第一件是新的第一夫人的妊娠。甘迺迪夫人自漢尼斯港歸來後，就住在華盛頓住宅區喬治城N街的寓所裡。選舉以後，甘迺迪參議員亟需休息，決定從漢尼斯港逕赴棕櫚海灘度假。甘迺迪夫人隨後就去和他聚首。

總統當選人從棕櫚海灘回到華盛頓感恩節，飛機正要降落時，接到了有個緊急電話等着他的消息。甘迺迪夫人正要分娩，比預定日期提早了兩個月。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我極小心的選了一批安全人員去保護甘迺迪夫人。按照我們的習慣，我也指派了幾名特選的安全人員，去護衛卡洛琳。突然，事前一點消息也沒有，甘迺迪夫人通知白宮一位官員，說她想儘快趕到醫院裡去，她大概就要臨盆了。

秘密勤務局早就預料到這一種可能性，因此也有萬全的準備。接生的喬治城醫院是總統伉儷自行選定的，事先也會通知我們。我們會慎密的選擇通往醫院的路線，走這條路線可以避開一切

來往的車輻，使甘迺迪夫人儘速到達醫院。此外，我們也查明甘迺迪夫人的產科醫生的姓名，和他每天二十四小時動向的明細表。我們還準備了一部特種車輛，隨時準備出動，以備萬一早產時使用。諸如此類的先見是我們的經常工作；也是我們時常想到的工作方式。

我們的準備沒有白費力氣。一切都進行得十分順利。醫師及時到達醫院，並完成了一次剖腹取子手術，小約翰安全降生，立刻放進一具特製的育兒器內。

然後却發生了一件極不愉快的事。

當甘迺迪夫人在產房中動過手術後躺在擔架車上推回病房的時候，突然有個男人從他的藏身之所走出來，手拿着一具裝着閃光燈的貴重照相機。當時第一夫人還在麻醉狀態，不省人事。但就那個卑劣的傢伙來說，這樣最好——他的照片可以多賣幾個錢。他偷攝了一張甘迺迪夫人躺在擔架上的照片。

他的私心竊喜只維持了短短一會兒功夫。我們訓練安全人員，一向要求他們對民衆要容忍，要有無限的耐性。許多安全人員，祇要能使總統安全，就是面臨死亡，也不會亮出武器。但他這種不顧別人死活的自私行爲，實在是太過分了。奉命保護甘迺迪夫人的幾個安全人員，本來遠遠的跟在擔架車後面，一發見有人照相，立刻快步向前跟進。一俟擔架車通過之後，一名安全人員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奪過了那具照相機，一把將軟片拉出來。其餘的幾名，也不由分說，

扭住那人的衣領，把他驅出醫院。

他這種卑劣的行為，很可能危及新生的小約翰和育嬰室中其他幾位嬰兒的生命。

小約翰一出世便酷有他的父親，頭頂上也有一大撮向上衝的「怒髮」，他誕生後便放進早產嬰兒室中的保育器裡。這一間育嬰室裡的若干名嬰兒，普通要靠可燃性很高的氧氣來維持生命。所以室內嚴禁煙火。閃光燈的起爆，無疑將引起致命的爆炸或火災。

但這樣的可能性並不能使某些攝影記者却步。逡巡在附近想攝取影片的記者，發現在早產嬰兒室中的護士小姐，盡忠職守，毫無商量的餘地，祇好向偶然有機會進入育兒室的X射線技術人員動腦筋。

有人向一位技術人員游說，願出三百美元購買小約翰的一張照片。幸好他把這件事告訴一位護士小姐，她立刻向上級報告，於是我們不得不採取封鎖的措施。在甘迺迪夫人母子住院期間，除醫師和護士之外，任何人都不准進入她們所居住的整個區域。

像這樣的事件，可以說明為什麼我們職司安全和警衛的人，一直相信總統及其家庭，隨時有受毫不相干的人騷擾而發生危險的可能。也可以說明，為什麼我們認為他們日夜都需要最週詳最嚴密的保護。當然，上面所說的兩件事，和艾森豪總統及杜魯門總統任內所遭遇的危險相比，簡直是微不足道，那些驚心動魄的故事，留待下面提到秘密勤務局保護總統所採用的各種技術和法

則時，再詳加說明。

不過甘迺迪參議員在就職大典之前，却經歷了一次性命交關的危險。我相信沒有多少人知道事情的真相，而且許多人都不知道，在十二月裡一個天氣晴朗的早晨，總統當選人的生命，幾乎喪失在一個狂人的手裡。

那個狂人，名叫李察·巴夫列克，依照他自己的供詞，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一日，星期天，上午九時五十分，巴夫列克把他的車子停在棕櫚海灘甘迺迪家正前面的街道上。他的車子裡放着七包連好點火裝置的硝化甘油炸藥，祇要用手一拉開關，就可以起爆。巴夫列克在等候總統當選人從家裡出來去望彌撒。甘迺迪參議員的座車停在他住宅門口，前後左右當然佈滿了安全人員。那個暗殺嫌疑犯的企圖，是一看見總統當選人進入座車，便發動車輻，向甘迺迪的座車猛衝，在兩車相接的一瞬間，拉下足以使炸藥起爆的開刀開關。其結果，將使甘迺迪參議員，巴夫列克，所有的安全人員，和附近的行人同歸於盡。

巴夫列克打算在這次陰謀中犧牲自己的生命。幸而總統當選人甘迺迪出門時，甘迺迪夫人和孩子們走到門口來替他送行。這種景象激發了巴夫列克心中的一絲人性。「我不願傷害她和那些孩子，」事後他對我們說。「我決定以後再到教堂或別處去炸死他。」

秘密勤務局當時並不知道他已到了棕櫚海灘，實際上，我們正在尋覓他的行踪。兩天以前，

新漢普夏的一位郵政檢查員通知我們，當地有個人可能是個狂徒，聲言要取總統當選人的生命。那人名叫巴夫列克。我們開始調查，直到十二月十四日才知道可能已到達棕櫚海灘。於是立刻展開了全面的搜查，在二十四小時內就把他逮捕了。

他計劃的週密使人吃驚，我愈知道得詳細，愈覺得害怕。

在審訊中發現，巴夫列克雖是個喜怒無常的狂人。但他的暗殺計劃却設想得十分週到。他曾經攝取甘迺迪住宅和教堂的照片，來作精密的研究。他在甘迺迪家門口放棄他的暗殺計劃之後，著意要在教堂內部或外面刺殺總統當選人。他曾到教堂裡去了幾次，去研究現場的情形，至少有一次，總統當選人正好在教堂之內！

巴夫列克，醫院裡的攝影記者，現在更加上禮台下冒煙的電線——這些都是甘迺迪參議員當選總統後所發生的種種危機。當然，對於這樣一位明快、漂亮、健康，而有大無畏精神的人物，秘密勤務局自當善盡保護之責。

任重道遠

在我的自傳裡，我想說的，主要是在秘密勤務局局長任內的種種經驗。但在進入本題之前，不妨先談談從秘密勤務局一名小職員升到局長的若干往事。

我父親原是個營造商，不幸在我十五歲那年，他突然中風，染上了半身不遂的毛病。家境也日見衰落。我十九歲時，我父親要我去做推銷火爐的生意，我生來不是做生意人的料，我也討厭在幾個小城市裡來回兜銷火爐。祇走了一趟就不幹了。此後的三年中，我白晝做些雜事，晚間在賓州大學讀書。後來我聽說秘密勤務局需要小職員，我到費城督導處去申請工作，獲得一個文書的差使。

開始時，我的主要工作是打字——打的是安全人員的報告，和嫌犯的偵查筆錄。後來，逐漸擔任一些別的工作。像派到銀行裡去取他們所發現的偽鈔等等。他們也教我怎樣保存罪犯的檔案，怎樣從罪犯的紀錄中研究並摘錄重要的部份。

此外，我還要研究秘密勤務局的歷史和傳統，它輝煌的成就，全國性的任務，和過去許多安全人員有教育價值的經驗。秘密勤務局成立於一八六五年。當時偽鈔泛濫全國，幾乎破壞了美國

的幣制，所以自那一年開始，秘密勤務局的主要任務，是查緝偽鈔犯。但在一九〇一年，美國第二十五任總統馬京利被波爾斯勒的狂人刺殺以後，國會又在我們的任務中，增加了「保護總統安全」一項。這種措施早就應該有了，因為馬京利是第三位被狂徒暗殺的總統。自此以後，一直沒有發生總統遇刺的變故，偶有意外事件，也都是有驚無險。（譯者按：本書脫稿於甘迺迪總統被刺之前。）

當然，這許多年來，保護總統的安全成爲我們最急要的使命之一。我們在這一方面的種種發展，使外界人士以爲這是我們獨一無二的職掌。但實際上我們除了消滅偽鈔外，還兼負其他的任務，如偽造政府支票犯的查緝；盜竊政府公債犯的查緝；美國政府財產的保護等等。總之，一切破壞美國財政金融罪犯的查緝，都是秘密勤務局的責任。

然後，我漸漸交上了好運。因爲現在那些生龍活虎似的安全人員，已經要我陪他們在夜間出去偵查了。但是直到我參加秘密勤務局工作五年之後，我才嚐到了一個安全人員的驚心動魄的味道。

那是不景氣的一九三二年。我剛滿二十七歲。費城聯邦儲備銀行董事長諾里斯接到一封勒索函件，要他交付五千元「保護費」。否則，就要「對他不起」。如果他同意付款，應先在費城日報的人事欄登一則廣告。